

冯学成 / 著

禅风佛韵


系列



棒喝 截流

棒喝是禅宗主要和常用的截流方式，被称为「激箭禅道」。棒喝的作用在于对思维进行强暴式的「逼拶」。德山以棒闻名，临济以喝传世。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禅风佛韵系列

冯学成 / 著

棒喝截流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棒喝截流 / 冯学成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060-6929-8

I. ①棒… II. ①冯… III. ①禅宗—通俗读物 IV. ①B946.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9589 号

棒喝截流

(BANGHE JIELIU)

作 者: 冯学成

责任编辑: 姬 利 张凌云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开 本: 70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929-8

定 价: 29.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总导言

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为什么如意？为什么不如意？当然都会有其因果关系。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古代圣贤把命放在心性的结构及其展开上来认识，教导人们把目光凝聚在心性的修为上，而不是成天去盘算命运的吉凶。故古圣贤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我的人生道路，前大段可以说是非常地不如意，好在自己对这个不如意从来不放在心上。自打上山下乡开始，我主要的精力就放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思考上。不论是儒家的、道家的，还是佛家的，学起来总是津津有味。用本光法师指导我的话来说：“要一切处建立学处，一切处坚持学处，一切处都是道场。”由于有这样的信念，几十年来，不论顺逆吉凶，我都将其当成道场，当作修养心性的地带。这当然有极大的好处，首先是自己的心性没有太多的阴暗面，另外，对古圣贤的典籍自感有不少会心之处。

我在1969年初当知青，1975年初进监狱，直到1982年底才从监狱出来。次年接父亲的班，在成都一家商店先当搬运工，后当营业员。由于长期和本光法师、贾题韬老师学习，笔下也有一点基础，1988年贾老推荐我参加了《四川省宗教志·佛教篇》的编撰。我用两年的时间，与朋友们一起完成了任务。因为对四川省佛教的历史大体了然于胸，于是着手编辑了《巴蜀禅灯录》一书，此书一出版，立即受到各界的好评，自己也从此走上了笔耕之路。

说来惭愧，自1991年开始，我陆续出版了《四季禅》、《生活中的大圆满法》（这两本书当时即被台湾购版发行）、《心灵锁钥》、《棒喝截流》（这两本书2008年由南方日报出版社以《心的世界》为名

再版)、《明月藏鹭》、《云门宗史话》、《赵州禅师语录·壁观》等多部有关佛教禅宗的著作，但稿费可怜，还不够送书的。虽有弊，却也有利。1999年，广东云门寺佛源老和尚到成都，为成都文殊院圆寂的宽霖老和尚举火，我前去亲近时，佛源老和尚说：“我知道你，看过你搞的《巴蜀禅灯录》、《棒喝截流》和《明月藏鹭》，欢迎你到云门寺来，在云门寺佛学院讲禅宗。”在佛源老和尚的关照下，我于2000年开始，前往广东，成了云门寺的常客，此举开阔了我的眼界，在成都多年的困顿似乎一扫而空。

我于2004年在成都创办龙江书院，2008年开始在广州讲课，其间拟建南华书院，但因不能注册，今年方正式注册成立了“粤海书院”。近十年间，在成都、广州两地陆续开讲孔孟老庄禅系列经典，并在2008年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信心铭》、《云门宗史话》、《心的世界》和《禅说庄子》（一、二、三、四）七册。我所出版的书，都是一版告罄，如今在网上也难购到。

去年初，东方出版社的总编许剑秋先生到广州，欲与我签订出版战略合作协议，承诺把我所讲、所著的书全部出版。我虽心存感激，但更多的是惶恐，我一介草民，没有令人瞩目的社会头衔，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吗？故当时不敢应承。后来许总编又两次到广州，并听我讲《通书》、《道德经》，虽然只听了一些片段，但许总编的真诚打动了我，并给予我信心。去年底，终于在“战略合作协议”上签了字，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我的所有作品（之前已与南方日报出版社签的四本除外）。

于是今年我就忙得一塌糊涂。我已讲了《庄子》二十五篇，可以分为十六册出版，今年先出八本，《生活中的大圆满法》、《心灵锁钥》、《棒喝截流》、《信心铭》和《云门宗史话》也由东方出版社再版发行。幸亏有几位助手，袁义蓉、田璐、刘群珍为我承担了大部分的校对工作，张子库为我承担了与东方出版社沟通、联系的具体事务。当然还有出版社的编辑们，以及好多朋友也为这些书的出版

付出了辛劳，在此一并致谢！

《生活中的大圆满法》、《心灵锁钥》、《棒喝截流》和《信心铭》四部书，东方出版社冠以“禅风佛韵”丛书名出版，心里充满感激之情。《生活中的大圆满法》是我的处女作，当时成都出版社的社长、四川文史专家谭继和先生认为是本好书，大力支持出版，但也仅印了五千册，台湾印了多少不知道。

《信心铭》则是将三祖僧璨的这部禅宗经典逐句通俗地讲一遍，千余年来也仅此一部。《信心铭》一经出版，更是有众多的人前来咨询，不仅网上购不着，旧书网上也难购到原书，而多为复印件，且价格不菲。我对知识产权没研究，但看见有众多喜好我书的读者无书可购，我也无可奈何。

《心灵锁钥》是通过《心经》对唯识学做一些大致的介绍，使人们对佛教的理论体系有所了解，这是我平生费心最多、耗时最长的一部介绍佛教体系的书籍。该书兼对天台、华严、禅宗都作了相应的剖析，对初入佛门的人来说，它是了解印度和中国佛教的一部有趣的、可读性较强的书。

《棒喝截流》是在《心灵锁钥》之后所著，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可谓一气呵成。这是因为我对禅宗的内部结构和方法很熟，对公案、机锋棒喝也有所领会，所以不像唯识学那样画工笔似的精细，而是用大写意的手法随兴即成。

前面说到人生的如意和不如意，以前所出版之书大多不如意——印数太少，我也谈不上获利，但毕竟为我铺垫了不薄的基础，这就是如意。今年借东方出版社之力，那些沉睡多年的故纸也得以重新应世，这可是大如意之事，当然得向东方出版社致谢！所以今年尽管有十七部书的压力，但总的来说仍然感到轻松，并没有多少疲惫感，大概这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吧。写到这里，忽然想到1984年我三十五岁时所作的一首《念奴娇》，描述的是出狱一年后的的心境，借来作为这篇导言的结语吧。

念奴娇·三十五岁自咏

蜀山英气，接昆仑，险绝当无人顾。长饮炉关冰雪沁，凝就冰肝寒腑。戏逐灵涛，还驱玄浪，八极寻天鼓。我知非梦，倩谁携袖同去。

归来屈指今朝，烂漫桃花，贺我逢三五。盘盏无须樽酒肉，直取案头新赋。天语殷勤，景深春好，万里长安路。鹏来应问，北冥尚有鱼否？

2008年再版前言

1995年，由四川省社科院策划，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十册的中华佛学文化系列丛书，我担当了《心灵锁钥》和《棒喝截流》这两本书的写作任务。《心灵锁钥》主要是从心理层面上，结合佛教的基础理论，介绍了印度唯识学和中国天台宗、华严宗、禅宗诸宗的大意。很多朋友说，这本书可以作为佛教基础教材使用并加以推广——就算是对我的厚爱吧。《棒喝截流》则是介绍了中国禅宗的内在结构和表现形式，是一本了解禅宗的入门读物。当初出版时，印了一万套，结果却没有实现当初畅销的预期。到了第二年，出版社便将丛书打折清库给处理掉了。

两三年后，这两本书却引起了较为广泛的注意——许多人打电话来索取。尤其是近几年，这两本书的内容被众多的佛教网站和个人博客转载，更多的人打电话来询问此书的再版，也曾有几家出版社前来商榷再版事宜。

去年，我的相关作品和近几年的讲课内容得到南方日报出版社的关注，经过几次接触，他们邀我出一套有关国学的普及丛书——北京立品图书公司也加盟参与，计划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学进行介绍和推广。除了儒家的《论语》、《中庸》、《周易》和道家的老庄外，他们也很重视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内容，因为广东是六祖大师的故乡和传法之地，禅宗则是广东省历史文化的骄傲。

今年年初，南方日报出版社首先推出了《禅说庄子》的一、二两册以及《信心铭》和《云门宗史话》四本书；这次又推出了《禅说庄子》的三、四两册和《心的世界》（《心灵锁钥》和《棒喝截流》的合集）三本书；十月前后还将推出《走近论语》、《体会中庸》、《易经片鳞》和《禅说庄子》的五、六两册。而《明月藏鹭——千首禅诗品析》和《赵州禅师语录·壁观》，一直受到读者

们的好评，也会择时出版。

谈起《心灵锁钥》的再版，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对佛教唯识学，人们能看到的都是以前大师们注疏类的专著，今天的人们要看懂这一套结构严谨、体系博大、词语专业晦涩的系统佛学理论是相当困难的。当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的确是花了不少的功夫，尽力让其通俗、清新，并结合人们所熟悉的自我心理感受来加以发挥，使读者能够较有趣味地读这套艰深的学问，并有会心之感。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禅宗在海内外一直是较为热门的，为广大爱好者们所关注。但让人们能全面系统地禅宗有种如实的感受，使其从古奥、孤绝的传统表现形式中走出来，面向当代人的情趣而加以介绍，并有相应的可读性，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笔者正沉浸在对禅宗研习的热情中——《棒喝截流》乃一气呵成之作，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今天能有幸再版，也是出版者和广大读者对此两本书的认可所致。

此次再版，为了保持该书的原貌和作者的心路历程，除了对某些字句进行了校订外，对内容基本没有作任何改动，希望能够得到读者们的喜爱。在这里要对南方日报出版社和北京立品图书公司表示感谢，他们对我的关照令人感动。

用两首小诗作为此次再版的感言吧：

佛衣常伴定中人，忍别灵山入石门。

历劫鸡峰云不老，虚空犹自染苔痕。

(2001年侍佛源老和尚于鸡足山礼华首门)

月没星稀梦亦迟，香莲不解咏荷诗。

禅风透体浑如醉，只有瑶台烛影知。

(2007年于四祖寺呈净慧老和尚)

冯学成

2008年6月于广州龙洞寓所

目 录

总导言	1
2008年再版前言	5
引言	1
——从“一从大地起风雷”说起	
一、向上一路	10
——精神和生命的妙高峰	
（一）一粒豌豆的历程	11
（二）众说纷纭话成佛	13
（三）不畏浮云遮望眼	16
（四）不可言说的“向上一路”	20
二、棒喝截流	26
——理性和认识的断头台	
（一）理性和认识的空间轨道	26
（二）别有天地非人间	29
——认识的多层结构	
（三）香象过河，截流而过	35
（四）佛来亦打、祖来亦打及诸宗禅味	40
三、机锋转语	45
——对禅境“死活”的检验	
（一）天性人也，人心机也	46
（二）九十六转语与坐脱立亡	50
（三）棒下无生忍，临机不让师	55
（四）面对“腊月三十日”的转语	59

四、自家宝藏	68
——顿悟成佛的依据	
（一）正法眼藏和自性菩提	69
（二）“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72
（三）骑牛觅牛和海里挖渠	74
（四）顿悟也是多余的吗？	77
五、曲折多方（上）	81
——五宗七家的武器库	
（一）父唱子和、如切如磋的沩仰禅风	82
（二）彻骨彻髓、透顶透底的临济禅风	87
（三）鸟道玄路、月影芦花的曹洞禅风	92
（四）干屎橛和北斗里藏身的云门禅风	95
（五）禅融华严、一句通关的法眼禅风	100
（六）我手佛手、黄龙三关的黄龙禅风	104
（七）从三脚驴到话头禅的杨岐禅风	108
六、曲折多方（下）	114
——试说曹洞《宝镜三昧》	
（一）全提	115
（二）契境	117
（三）体则	119
（四）潜用	121
（五）透机	123
（六）如法	125
（七）回互	128
（八）知权	130
（九）入微	133
（十）宗趣	134
（十一）权用	137

(十二) 宗教	138
(十三) 入化	140
(十四) 护持	142
(十五) 到家	143
七、日用提撕	146
——油盐酱醋皆是禅	
(一) 众里寻他千百度	146
(二) 知识、修行、生活三部曲	150
(三) 也谈“寻思”	155
八、诗文禅风	160
——文字禅欣赏	
(一) 禅诗“一线观”	161
——五祖法演禅诗品析	
(二) 方内方外的禅诗唱和	168
(三) 略谈《碧岩录》	173
后记	180

引言

——从“一从大地起风雷”说起

虎步龙骧遍九垓，会从平地起风雷。
等闲唤出庵中主，便见千江水逆回。

这是一首禅颂偈子，出自北宋末年黄龙禅派佛心才禅师之手。题名是《赵州问庵主颂》。

赵州是唐末赵州从谗禅师的简称，他可是一位名震宇内、幽默智慧的杰出大师，活了一百二十岁（778—897年），人们都称他为“古佛”。

赵州禅师游方时曾问一位住庵修持的僧人——也算是一庵之主，尽管是光杆司令，“有么有么？”那位庵主竖了竖拳头，赵州禅师说：“水浅不是泊船处。”赵州禅师在别处也同样问了一位庵主，那位庵主也一样竖了竖拳头，赵州禅师却赞许说：“能纵能夺，能杀能活。”

这就是禅宗内著名的“赵州问庵主”公案。这个公案难度极大，因为赵州禅师对同一问题的两个完全相同的答案表现出截然相反、自相矛盾的态度。

“有么有么？”面对这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提问，任何人都会摸不着头脑——疯子吗？什么“有么有么”？但这在禅宗内，则是唐末五代时期常见的、考验禅僧们是否合格、是否开悟的一道面试题。

面对赵州禅师的问题，第一位庵主竖了竖拳头，赵州禅师的反

应是：“水浅不是船泊处。”明明是贬语，人们会以为那位庵主的禅修不合格。而对赵州禅师同样的问题，第二位庵主也是竖了竖拳头，赵州禅师的反应是：“能纵能夺，能杀能活。”明明是赞许语，人们会认为这位庵主的禅修合格了。

但问题完全不是这么简单。在禅宗内，语言的往来如同迷雾一样令人不解，是与非的判断——人们习以为常的是非判断——是不起作用的。问题的结论和答案并不是通过论证而得出的，之所以为“是”，之所以为“非”，在禅宗内犹如幼儿园中的语言训练那样幼稚可笑。所以，赵州禅师对这两个相同的答案所作的肯定和否定，是对人们思维布下的一个“陷阱”，一落入其中就会寸步难行。

佛心才禅师就“赵州问庵主”所作的偈颂诗，在不熟悉禅宗内部门道的人看来，也摸不透其中说了些什么，这里略作一些通融。人们的思维活动，真可谓是“虎步龙骧”，一往无前；并且无所不在地可以遍布“九垓”。但对于这个可以“平地起风雷”的思维，理性深处的依据，又有多少人能够明了呢？生命、精神、意识、理性这一切的“主人公”又是谁呢？赵州禅师和这两位庵主都是内行，他们都明白这底层的关系，这可是能使“千江逆回”的力量和境界啊！

毛泽东诗词的魄力和境界是众所周知的，那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在20世纪60年代广为人知：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魅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大家知道，这是毛泽东和郭沫若等观看京剧《三打白骨精》后，郭沫若先作一首，毛泽东然后就和了这首律诗。妙也妙在这里，“三打白骨精”是明代小说《西游记》中的一个章节，整部《西游记》

是通过神怪小说的方式，描写了“唐僧取经”这一历史故事，有着浓厚的佛道气息和生活特色。

“一从大地起风雷”，毛泽东这首七律的首句的确气势非凡，真的有千钧之力，令人叹服。看了上面佛心才禅师的那首诗偈就可以知道，毛泽东的这句完全是从“会从平地起风雷”句中化出。佛心才的这首诗偈载于清代禅师所撰的《颂古联珠》中，如今只有在佛教的《大藏经》中才翻阅得到。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禅宗典籍之熟，这样冷僻的偈颂，信手拈来都成妙句。而“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原本也出于禅宗的“棒喝”，及人开悟后所出现的那种自由明历的宏大精神境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毛泽东的这些诗词句子，都是从儒释道经典中化出，传统文化的力量是巨大和感人的，特别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精品。古人在评辛弃疾的作品时说：“稼轩之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又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语）》、《孟（子）》、《诗（经）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记）》、《汉（书）》、《世说（新语）》、《选学》、李（白）杜（甫）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这些评语，用在毛泽东的诗文上也恰到好处。力量有力量的源泉，智慧有智慧的渊溯，以禅宗而言，“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这样的境界，的确是常人难以揣度的。禅宗如果从它真正的立宗之祖六祖慧能大师算起，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其间兴衰毁誉不一，但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影晌都是巨大和深远的。人们对禅宗的认识往往也是迷离的，这个禅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禅宗自称“佛心宗”，是以“亲证佛心”为已任的佛教内最为主要的宗派之一。禅宗高唱“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顿悟成佛”这一响亮口号，吸引了广大的信奉者，同时无疑也把很多的信奉者拒之门外。千余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禅宗的风采所倾倒，

但是倾毕生之力也摸不着禅宗的门径。矛盾吗？的确很矛盾。因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顿悟成佛”本身就是一个人们用理性解不开的锁，解决不了的矛盾。

“教”就是佛教，包括了佛教内的“教、理、行、果”四大科目，包括了佛教内的一切教理教义，包括了佛教内的一切修行方法，还包括了“解脱成佛”这一佛教最根本的目的。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问其弟子青原行思：“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青原行思的回答是骇人的：“圣谛亦不为。”对佛教所宣扬的一切真理不屑一顾。而青原行思的弟子石头希迁禅师在回答其师的提问时更为骇人：“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既然是“教外”，当然就不受“教”的规范和陶冶；既是“别传”——是释迦牟尼佛在常规教法之外所传授的方法，当然就别有蹊径——这就是禅宗内津津乐道的“向上一路”或“向上一着”。

“向上一路”或“向上一着”，是“教外别传”的，其标志就是“不立文字”。佛教内的全部经典都是文字的堆积，这在禅宗内是不取不用的。文字是语言的记录，是无声的语言；而语言则是有声的文字，是思维的表述。“不立文字”，从字面上来说是对语言文字的扫除，引申来看，则是对思维形态的扫除。但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社会性，其本质就在于人的社会思维，也就是人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果这一切统统被扫除了，那人类精神中还剩下什么呢？

以佛教而言，“教”是释迦牟尼佛所立的教；“法”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而佛经，则是对佛所说法的文字记录。既然“不立文字”，既然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一切经教，对禅宗而言都是无意义的，那么，成佛的方法、途径及其依据又在哪里呢？

禅宗的回答是明确的，这就是“直指人心，顿悟成佛”。人类之所以是人类，人类社会之所以是人类社会，其主要标志在于人类作用于自然和社会的理性思维。理性思维的积淀和发展，语言文字是不可缺少的根本环节。对人类而言，这一切是无须论证的，是天经

地义的。

禅宗“不立文字”，扫除的不仅是佛教的经论，人类社会的一切意识形态，均在其扫除之列——小乘佛教的立教根本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大乘佛教和被称为“无上乘”的禅宗了。

话说回来，佛教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且是理性极强的意识形态。佛教号称“内学”（纯粹智慧和生命之学）和彻底批判精神（否定的理性精神），贯穿在佛教的各个领域和教法之中。佛教的“三法印”、“四圣谛”、“六度波罗蜜”、“戒定慧”等，无不显示着智慧的光明。禅宗扫除了这一切，它甚深的方法、途径和依据又是什么呢？禅宗的回答也是明确的，还是“直指人心，顿悟成佛”。

《坛经》中记载五祖弘忍大师在征偈传法的“大会”上，对其弟子有如下的说明：

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思量即不中用”，弘忍大师在这里是切断了思维的作用的，因为“分别思量”在禅宗看来，不是“直指”，而是“曲指”了。思维的形式就在于逻辑性，而逻辑必须在时间和内容上迂回运行，是“曲”。“言下须见”，可以理解为“言外须见”，同时又有时间的顿断性、截然性和凝固性。一是要离开思维等语言文字形态，二又必须在时间上显示其顿断的果决，从而超越了时间运行而必然显现的“渐进”过程。这样，“直指人心”的意义就是“顿”，就是“顿悟”。既然“顿悟”，就必然“成佛”。

弘忍大师强调的“思量即不中用”，在其他禅师那里也经常使用，而且显得更为圆融。如药山禅师有次坐在蒲团上，有僧问他：“兀兀地思量什么？”药山禅师回答说：“思量个不思量的。”那僧紧